

[名著百部]
MINGZHU BAI BU

中国现代文学

李拓之文集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

李 拓 之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叶 彤 编选



華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编委会

主 编 舒 乙

副 主 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

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徐金廷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

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

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

钱理群 徐金廷 舒 乙 樊 骏



李松之

謁武侯祠有感

武侯智略古今嘆。

吳魏並雄守已難。

治蜀鴻模昭日月。

休

云功業只偏安。

局到危時能審勢。

敵逢頑虜解攻心。

安居懷遠資良策。

頓

使後人步正今。

君臣魚水最堪嘉。

昭烈分明勝漢高。

莫笑子房非諸葛。

功

成須作赤松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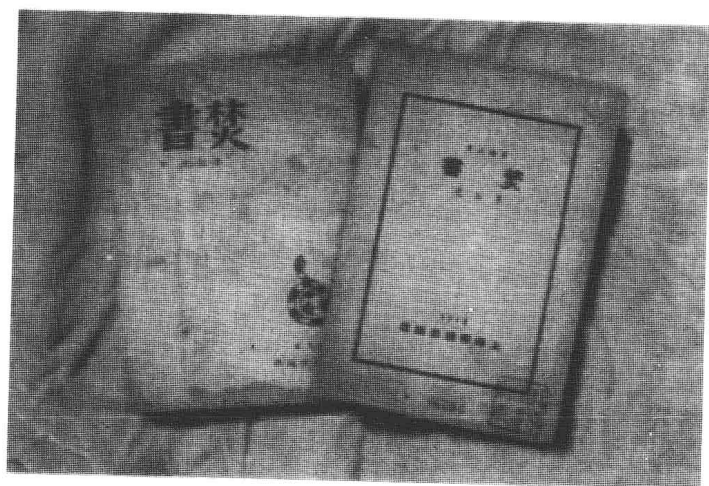
豚犬空勞盡瘁酬。

傷心終古說箕裘。

出師表遜受降表。

他

日元勳是謫周。



李拓之作品书影

目 录

小 说

《焚书》自序	3
听水	6
招魂	14
焚书	19
变法	25
文身	33
束足	42
埋香	52
溺色	70
惜死	86
阳狂	108
投暮	133
摧哀	148

李陵	160
李长吉诗研究	165
李义山无题诗解	180
水汧绰号解	184

诗 歌

流亡诗草	189
春柳词抄	198
无题(30 律)	202
登广州黄花岗	208
夜坐昙华林	209
深夜怀人两首	210
过成都	211
夜泊巫山	212
夜过白帝城	213
剑门关	214
过剑门	215
过岳阳	216
登长沙岳麓山看红叶	217
寄母	218
渝州怀古	219
自笑	220
沙坪引	221
出蜀吟	223
重游金陵	224

怀亡友	226
西湖怀古	231
第一山拜候邓鸥予老伯	233
游故宫感赋	235
寒殊偕予游天坛有作	237
横越秦川	238
山楼夜起	239
中秋夜倚楼望水月	240
大田纪旅	241
送兆苏弟赴美游学	242
题红楼梦	244
咏红楼梦本事	246
 作者小传	 248
李拓之主要著作书目	250

小说

《焚书》自序

“画鬼魅易，画犬马难”，这话是中国的韩非说的。

因为鬼魅是虚妄，犬马是真实。虚妄的易于渲染，而真实的难于描摹。写历史小说有如画鬼魅，但亦如画犬马。为了已经是历史的故事，离开现实很远，所以容易渲染，近于虚妄了。但也为了是历史的故事，它曾经存在过，因此确属真实，反而难于描摹了。

本来小说的构成及其写法，是含有虚妄与真实的两面。而历史小说，与其说是虚妄多于真实，毋宁说是后者超过前者。因此，我们写历史小说，可能走入不同的两条路：其一是去“创造”历史，即赋予历史人物以新的意识和类型，纯凭作者个人的修养爱好，任意将历史传说加以涂抹或修改，使历史迁就作者。其二是去“发掘”历史，即发现或交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以文献为根据，认真地将原有记载加以启迪参证，使作者服从历史。前者的写法是嵌入式的，主观的，观念论的；后者的写法是抽出式的，客观的，实在论的。

某圣哲说：“我们对于事物的态度，问题不是在于把已知的硬嵌进去，而是在于把未知的抽取出来。”

我对于历史小说的写法，取路于后者为多。当下笔的时候，极力避免将古人写成现代人。在没有捕捉到人物的真实性格以前，不敢以谬误的彩色的外衣套上死者的骨骼。虽则实际上也有所不免，原因是我自己恰恰生活在现代。然而大体上可说是做到了，例如：《埋香》中的鱼玄机，她有反抗的但属于不健全的心理和气质，

而我无法将她写成一个前进的女性。《摧哀》中的张献忠，他是劲健的农民叛乱的首领，而我无法将他写成一个伟大的革命者。这即为了作者服从历史，并非历史迁就作者的原故。

这样说来，我所写的历史人物，完全是刻板的真实而毫无雕饰的虚妄的么？也不应然的。历史小说不能如此去理解，作者把历史故事如画犬马般的描摹，同时如画鬼魅般的渲染。因为他是在写历史小说，不是在写历史。

往往有人以为历史小说是没有时代性的，这是错误的说法。“时代性”的解释是全盘的，不是孤立的，是连续的，不是割断的。谁敢说表暴资本主义社会的作品，比起表暴封建社会的为特别进步？谁敢说“现实”这东西仅仅存在于目前，并不存在于过去？谁敢说历史小说的内容是没有血肉，没有真实生活的意义的？……在这里，我必须说出自己所以多写历史小说，倒可以说是愿意取材于既有的事实或传说，而不太喜欢从事于一般自以为实际的，反而是毫无凭证的虚构。

我急于要查究我们的祖先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即这个号称数千年文明的东方古国里的人们，到底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做些什么？不幸得很，我发现我们的祖先多半把一生的精力徒然耗费在不是荒淫无耻，便是残酷悲惨的生活之中。他们在一边快活得服春药、玩小脚，而一边却痛苦得变成杀人狂、淫虐狂、歇斯底里症和神经病患者……我们的世代神秘相传，所不同于别人的“国宝”、“国粹”，难道真的只有这些而已么？

旧的历史将经结束，新的历史正即开端。我们不要再继承祖先们的昏乱野蛮的生活传统了。如其不然，这个东方古国也许要一旦变成荒芜的山谷，我们的子孙每人都将化为猴子。在这山谷的露瘴中流传出更其诡奇更其荒诞的故事，供人凭吊！

关于文艺作品的表现的重点之一，我以为是：人性。它是历史

的真实。虽则这人性是受阶级性的限制,即某一生活阶层中的人性,必然表白出某一生活阶层的特征。我不是超阶级论者,而是人性自由发展论者。当束缚人性的阶级生活解除以后,无疑的,真实的人性才能真正的出现。那时没有被弯曲的,被拘挛的人性。它才是历史的真实。

以上的话,几乎是必要说的。已说得很多了。

收辑在这集子中的,是我的小说原稿一部分。十二篇之中大半是未曾发表过的。对于见到我的作品而曾经下过文字批评的先生们,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外,特别感谢对我写作直接间接先后有过鼓励的柳亚子、胡小石、冯至、李健吾、潘伯鹰诸先生。

最后,感谢钱歌川兄为这集子作封面。

卅七年,九月。李拓之,于上海。

选自《焚书》,上海南报出版社,1948年出版

听 水

是深秋的下弦月，光华格外清冷。音乐家师涓穿一领白衫，背着琴囊，走到荒野上。他今天走了六十多里的路程，人是太累了，急于要休息。虽则他承卫灵公的好意，给他一匹坐骑，那是白额的秋霜马。但他生怕传世之宝的古琴在马上撞坏了，因此时而下马来走走，连马夫也觉得厌烦之至。

荒野长着林莽。朦胧的月光下，四面仿佛是无涯际的乱草，其间波涛般起伏着嶙嶙的怪石，辨不清那是陈年的墓碣抑是野人的石堡。秋霜马停了蹄不再前走了，师涓急得打了几鞭，马便窜起来，奔向深草丛中，踢着绊马蹄的石头，几乎教他跌下去，蔓草刺着马腹，秋霜拉起耳朵耸着鼻子，嘶了一声。卫灵公的车驾也到了，那驾前的黑母马，听见前面的马叫，一直寻着声音走过来。

“呃，君王。今晚歇在哪里呢？”师涓把缰绳拉得紧紧的。

“喔，马也乏了吧。”卫灵公叫马夫停下来。连侍臣仆御在内，一共七个人。后面还有一大批人，也许赶不上，也许已早在中途停下了。

“前面有路么？”卫灵公倚着靠手的轼木，向四周望一下。

“君王。尽是乱草哩！”马夫说。

“哦。月光好得很，休息一会……”

大家跳下车驾，师涓也跳下马。彼此弯了腰，摩着大腿，真的，两腿都发麻了。

“君王。这里有路。”一个马夫说。大家随着他的鞭子方向看

去，果然在草缝中隐隐约约一条路。因为草长得高，又是夜里，被掩蔽得看不见。大家向草缝中走去，马夫牵了马，两边侍臣用长袖子拂开了草。

“君王。这是什么呀？”师涓看见前面白茫茫的一片。

“那是水啊，江水啊。”

“这里是濮水，我们已经进入郑国边界了。”

马在吃草。马夫们躺在草地上了，草给压下，如大锦被。几个侍臣也拣了一块大石头坐下。卫灵公扬起一枝藤策，走近水边去细看。师涓不由跟过去。

月照于浩渺之川，左帝是矗立的岩谷，岸侧的芦荻摇散白色的花穗，发出萧萧的声响。川上一座断桥，石梁倾圯，没入水中，莹皎如浣女的胫。桥下流波泻溢，中有碎石无数，旋绕而至岸边，那是沙磧的地方，遍生浅翠色的荇藻与淡紫色的水藻，瓣瓣如游鱼，朵朵如牵牛花，风前曳晃，寂然相向。岸旁几株高高的杨柳，垂拂半黄了的长条，直蘸到水面上。天空有几块灰冻的云彩，舒卷而又飞奔，这时已走近弦月，月似要下坠，反而被掩映出凄冷的光波，令人望之眩晕，感到天壤沉沉，有莫名的魅惑。

柳叶缝中的哀蝉，在呜咽幽鸣。起先不过是一缕一缕地牵扯地叫，后来却拉起了蔓草中的露虫，纺织娘在纱纱地震颤，蟋蟀和金钟儿也啾唧啾唧地相撞。终于蛇也吱吱地叫，蛙也聒聒地鸣了。加以岩穴中水波激荡，风涛缭绕，这川谷的周围万响齐发，无数的窍孔都在呼啸一般。于是，芦苇中闪闪流动的萤火，也纵横交错地起飞，前后左右飘沉着千万点绿色的眼眸，仿佛和着虫吟水涌的节拍，在迷茫中踏着踊步，使人心旌跃动起来。

师涓倾耳去谛听：水声、风声、虫声，芦叶与柳条的磨擦声……喷涌成一片。这是宇宙的大音乐！他踏着川岸，背着手走过去，身上的白衫在月下漾洗如水浪。他沉浸于音律之旋涛中，举起首，看

见天宇澄澈，银河化一条萧森的白练，穿过月晕的边缘，如羊脂沁润入于乳酪，浮浮沉沉地也在涓涓流出无声的音响。他已经听出这宇宙中的无声之声，辨出无色之色。他能够以耳视，以目听。因为他这时混和视听于无边的辽阔之中了。

“君王。万有的一切在已死、将生和未生，这是夜之哀曲啊！”师涓说，他沉吟并且恬静。

“师涓！琴拿出来弹吧。”卫灵公凄惻地说。

“君王。弹不出呀，宇宙的声音要压倒琴上的声音哩。”

“师涓。你听！……”卫灵公脸色突而更惨白了。

“什么？”师涓惊骇地四顾。

“你听！谁在唱歌啊。”

“哦。……”师涓伸长了耳朵。

真的，谁在唱歌。那声音非常悠远，不是来自幽暗的谷穴，不是发自芦叶与柳条的密缝，也不是出自岸边磧上迸跳的沙粒。而是低低忽忽地在那悠远悠远、暧昧迷离的水波弥漫之中。

水上的歌声，那是怆惋的，令人落泪的声音。

侍臣仆御们都肃然正襟危坐了。连秋霜马也耸着耳朵去听。师涓走近沙磧，置身于密密的芦荻丛中，一只手按在额际，竭着目力向水面眺望。看见浩莽空濛的月之川上，一片烟雾流霰，集结而又舒开，在那倾圯的石梁边望去，有一礁石，浮露波心，那里黑点闪动，恍惚是人影。这时歌声很清晰，追逐着风涛飘送过来：

爰采唐矣，沫之乡矣。

云谁之思？美孟姜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

送我乎淇之上矣！

……

……